四書反身錄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敬
富平李因篤子德甫全校
泚水許孫荃四山

下論語

先進篇

禮樂爲範世之具教化之原上非此無以淑風俗下非此無以淑身心無日可離無時不用顧所用何如耳崇眞尙簡則風淳俗厚喜浮好繁則風靡俗

澆士君子旣已生當末季欲力振頹風返淳還厚

寧質而野無華而文

問在今日必如何方是從先進曰只不隨時套便是

從先進

夫子陳蔡之阨諸賢相與追隨弗懈事師之誠嗜學

之篤并足千古否則鮮不退心

四科之記皆一時從難之人在諸賢固足不朽實因

此而益彰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噴鼻

香

孔門以德行爲本文學爲末後世則專以文學爲要可以觀世變矣

自後世專重文學上以此律下下以此應上父師以此爲教子弟以此爲學朋友以此切磋當事以此觀風身非此無以發家非此無以肥咸知藉此棚榮誰知道德爲重或偶語及便目爲迂根本由此壞矣根本既壞縱下筆立就千篇字字清新警拔徒增口耳之虛談鄉上之贅疣究何益於身心何補於世道耶然則文不可學乎曰亦看是何等之

文夫開來繼往非文不傳黼黻皇猷非文不著宏
道統立人極非文不振若斯之文何可以不學顧
學之自有先後必本立而後可從事也否則即文
古如班馬詩高如李杜亦不過爲文人詩人而已
昔人謂大丈夫一號爲文人斯無足觀有味乎其
言之也
閔子處人倫之變孝以孝著與舜之克諧以孝何異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閔
子惟至誠惻怛是以其毋感化回心易慮人不幸

而遭厥後母能以閔子爲法毋非鐵石安在其不可感動乎萬一性與人殊終不可化亦當安命盡道孝敬如初家貧固顯孝子家變尤顯孝子

南容三復白圭觸目警心藉以謹言言猶慮玷况行乎家語稱其獨居思仁惟其思仁所以謹言然則人之肆於言者由其心無所存故也使心有所存則言不期謹而自謹言一謹而行自顧其言矣何玷之有

昔人謂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惟見夫

輕人妄人多言耳未有多言而不敢者也故默之

一藥能療言之萬病

幽明一理能盡人道則明無人非幽無鬼實以之事

鬼事神自然來格來歆

問先儒謂生死乃氣之聚散氣聚而生一死便都散

了無復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然歟曰氣一散

而便都與之俱散者草木是也蓋草木本無知覺

故氣散而與之俱散人爲萬物之靈若一死而亦

與之俱散是人與草木無殊靈隨氣滅無鬼無神

則季路事鬼神之問夫子盲答以無鬼何以曰焉能事鬼而古今郊社之禮六宗之禋五祀之修王者之祈禱士庶之蒸嘗一切崇德報功之典追遠之舉皆虛費矣作爲不稽於幽者當無所忌矣生死一理知生則知死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造物之所終故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自古及今無一獲免而所以生所以死之實則不因生死爲存亾不隨氣機爲聚散也

氣有聚散理無聚散形有生死性無加損知此則知生知死學至於知生知死學其至矣夫

誠知性無加損則知所以盡性終日乾乾攝情歸性湛定純一不隨境遷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自然死亦如此矣一念萬年死猶不死此堯舜孔孟及歷代盡性至命者知生知死之實際也若爲不然徒知何益

問斯說盡就性功純一者言若在未嘗從事性功之人其知生知死奈何曰此在各人心術何如耳誠

如人之生也本直生而不罔斯死而無歉生能俯
仰無愧死則浩然天壤生爲正大光明於天下死
自正大光明於後世。若關壯繆司馬光文天祥海
剛峯諸人是也
問此就心術正大行履無咎者言下此則奈何曰下
此則蚩蚩而生昧昧而死生而茲然死而惘然生
既不能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屬纊之時檢
點生平黯然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不順而沒
不寧何痛如之番知如此何至於此此季路之所

以問死而學者之所以不可不知也蓋知終方肯善始知死方肯善生知死期不可豫定則必兢兢思所以自治惟恐今日心思言動違理而無以善始善生便非他日所以善終而善死生時慎了又慎免得死時悔了又悔昔人謂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余則謂生時不努力死將徒傷悲

問屢空果室之空匱耶抑心之空虛也曰簞瓢陋巷室之空匱何待言屢空還是說心之空虛心惟空虛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匱動其心亦惟

屢空而未至於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達一間若以屢空爲空匱不但同門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聲若金石原憲之踵决子夏之肘露可以稱屢空稱庶乎後世狷介之士亦有居無卓錐食無儲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稱屢空稱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爲空匱深駁空虛無物之說者蓋恐學人墮於神寂不得不爲之防誠能明物察倫深造自得空諸其心内外兩忘而惺惺不昧有體有用不至操失其柄體用俱空庶不負先儒防微

苦心

夫子空空絕四顏子屢空其庶乎

古人務實乎君不望人知如或知之即有以副其知今人務名乎君多望人知及其知之不過知其章句文藝耳若求實用則何以哉束手而已雖未必人人如是而習俗移人甚亦多矣吾人可不勉哉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乎君各有以自信今吾人乎君其所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 二者咸非耶抑有其一耶抑超然於世務

之外瀟灑自得志在不隱耶如志非不隱便應講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一旦見知於世庶有以自效使斯世見儒者作用斯民被儒者膏澤方不枉讀書一場若只尋章摘句以文字求知章句之外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修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一登仕途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無感乎國家不得收養士之效生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也

三子學有實際故其實效無不可以預信後世自棄

何之外茫無實際故見之於用多鮮實效平居覷三子若不足心服及一當事任則胷襟不作然後知空疎之習無當於實用也多矣

經世之業平居儼學之有素及一當事任猶多不能中窾中會盡協機宜苟未嘗學之有素而欲望其臨時有所建樹不亦難乎殷浩以蒼生自負房琯以將畧知名一出猶成敗局況平居諳練不及二人乎故當盤錯應猝全在平居所學有素非僅恃聰明旋安排者之所能幾也然明體方能適

用未有體未立而可以驟及夫用若體未立而驟

及用世之業猶未立而先學走鮮有不仆故必先

自治而後治人蓋能治心方能治天下國家

曾點素位而行不作未來之想悠然自得心上何等

乾淨氣象何等從容有曾點之胸次而兼三子之

長德與才始全斯出與處無往不可而後天下之

事無不可為

顏淵篇

問克復之旨曰解者已無剩義只要實克實復不必再涉言詮人千病萬病只爲有己是以天理之公卒不能勝夫人欲之私須是將心上種種嗜好種種繫戀及名心勝心人我心自利心一一省察克治如猛將克敵誓不兩立必殲此而後朝食不戰不休謝上蔡謂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者克將去而薛文清亦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此皆前輩折肱之言

可爲克己之鑑

動靜云爲任意而無以自檢便是己不任意而任理一動一靜務有以自檢便是克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在斯乎

人心易放天理難純不有以隄防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隄防之實若憚其煩苦而樂於自便是自决其隄防也隄防一决何所不至

天之生物有物有則禮卽吾人生來自有之則也以

其自有而自循之故曰復心無意必固我動靜悉
協天則卽心卽矩卽心卽仁

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主敬以立其本將視將聽將言將動之際戒愼以審其幾於視於聽於言於動之時守禮以勿其非非禮之視勿視非禮之聽勿聽非禮之言勿言非禮之動勿動如是則無動無靜無內無外莫非天理夫是之謂仁仁者人也
人而仁始成其爲人

王心齋初讀論語至四勿節歎曰此孔門作聖之功

非徒令人口耳也遂製一手板務書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於其上朝夕執持出入不替常目在之須臾無忽亦可謂實用功者

內省不疚則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所存乎己者旣重區區外慮自不足以累其胸次何憂何懼之有若內省有歉則俯仰不能無愧雖欲不憂不懼得乎余生平多疚初冥然莫知自省終日意氣自若自謂無憂無慮後稍知所向每一內省輒懣汗無以自容時憂時懼食息不寧夢魂之間未嘗不

憮然如有所失甚矣無憂無懼之難也省之不遂以至於此噬臍何及願我同人鑒我覆車及早內省猝勵身心不至有疚夫何憂何懼

問爲政莫先於足食其足之之道奈何曰先儒謂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此在先王畫井分疆之時可以因丁授田後世則田非井授地各有主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苦無立錐雖欲制田無田可制無產亦何從而得有常產乎惟有清覈豪覇隱占之田俵給就近貧

民募墾荒田量給牛種許爲永業其有田之家勤惰不一宜倣前代勸農之制分道勸農每春耕秋耘之際掌印官屏騶從按視田畝省耕省斂其業多力勤禾茂地闢者量加旌别以示鼓舞遊手好閑不務生理之人不時稽查勒令業農疏濬溝渠修陂堰以通水利田内穿井井畔種桑道旁廣栽雜樹及有用果木婦女則督之織紡以爲足食之源官爲聽其徵役免其火耗又於婚姻喪制及宅舍服器制爲定則不得踰分妄費奢侈耗財禁止末

作及建廟賽神演戲雜劇皆所以節儉之流其廢

幾乎

闊足兵之道奈何曰先儒謂比伴伍將儕教使民有
勇而卿友古者因井制賦因賦制軍不出比閭族
黨鄰里酇鄙州縣鄉遂之民而伍兩卒旅軍師寓
焉故得以比其什伍將其儕教居足以相守而無
虞出足以相戰而無敵用則毒天下而民從民即
為兵不用則斂而藏之兵即為民後世兵民相分
民不習戰雖欲比其什伍而無什伍可比雖欲將

其簡教而無從以施簡教惟就見在所養官兵選其精壯汰其老弱勤操練嚴節制貴精不貴多其無兵之區則簡閱丁壯團練鄉勇招徠教師教以諸般技藝每冬一月三次比試立爲賞罰以示勸懲其比試之法先箭後刀次鎗次銃及一應火器就簡其伎勇出衆者以爲隊長衆隊之中擇尤過人者擬以千把總名色俾統之有事則人自爲戰保障鄉曲無事則肆力耕桑不廢農業無養兵之費而有捍禦之用練無爲有轉弱爲強斯亦足兵

之一着也

兵食固爲政先圖而固結人心尤經濟要務盖民心乃國脉所繫國所恃以立者也必平日深得民心上下相信斯有事民咸急公不忍離貳未亂可保不亂既亂可保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雖有粟烏得而食諸兵雖多適足以階亂隋洛口倉唐瓊林庫財貨充盈米積如山戰將林立甲騎雲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善爲政者尚念之哉

自古皆有死乃貪生怕死之徒往往臨難苟免雖偷生得幾日生則抱慚氣短究竟終歸於死死則遺臭無窮何如死孝死忠死節死義死而無愧炳耀千古之爲得耶等死耳而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此也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撥亂返治之大機故時定世之急着也蓋上不欲則源清本源一清斯流無不清在在皆清則在在不復妄取敲骨吸髓之風既息波斂燭察之民獲蘇各安其居誰復思亂

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而近代辛復元亦云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三復二說曷勝太息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寔確哉言乎圖治者尚其鑒於斯

子張以聞爲達志在聲聞動人遂通俱乎無往不利此務外徇名者之所爲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一箴一消此病豈惟子張爲然吾人殆有甚焉吾人自幼至長所讀者雖鞭辟近裏之書所習者皆務外

徇名之業蓋自志學之初便已種下務名種子畢精竭力惟名是務若恒讀至子張問達章其於聞與達之分辨之不爲不晰未嘗不以子張爲務外講及色取行違未嘗不斥其僞而痛抵力排而自已心思言動偏色取務外偏行違不疑偏欲聲聞動人遠邇俱孚果惕然知返歛華就實否忠誠朴慤而質否樂學不厭惟義是好否處人察言觀色因人以返諸已否涉世卑以自牧内不忽而外不亢否行皆由衷不專矯飾時疑時省不自以爲是

否荀爲不然縱砥節礪行特切氷兢而因名起見

有爲而爲藉以立名名譽雖播而本心已失囬視

子張之務外徇名其相去何能以寸

忠信可孚豚魚兒人乎實行苟茂人自傾服惟德動

天無遠弗屆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樊遲崇德之問仁知之問皆切問也夫子所答之語

內爲而聖外爲而王道德經濟之實統於是矣

書稱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方能安民故惟知人

方能愛人若明不足以知人而所用之人一有不

當本欲澤民而反以殘民則其愛也適以成害即不殘不害而才不勝任曠官廢事不能承流宣化民不被澤亦何以溥其愛乎舜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人之中識拔皐陶湯惟明足以知人故於衆人之中識拔伊尹舉伊既賢其轉相汲引之人列於庶位者莫不皆賢衆正盈朝殘民害衆之徒不惟無以逞其殘而且革心易慮咸與維新猶倨肆之人一入神廟而肅然起敬無復雜念是用一仁人而衆無不仁仁豈有不獲天下乎漢唐宋明諸

君中間雖有英賢稱知人難任然其所知所任不過隨世以就功名之人其士賢大良如皐陶伊尹時固未有其人即有亦非所能知故一時所與共事者忠佞相參治雜王霸而欲仁覆黔黎世躋雍熙難矣

問愛人固在知人而知人亦有道乎曰體明則妍媸莫爽理明則賢否自辨故知人先務不外於格物窮理理明而心公廣覽博訪毋以己見其庶乎

問君子以文會友可見古人會友亦必以文舍文則

無以會友曰文乃斯文之文在茲之文布帛菽粟之文非古文之文時文之文雕蟲藻麗之文以斯文會友所講者莫非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常行之宜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方是以友輔仁以文藝會友所講者莫非尋章摘句之技博名標榮之圖所講在此所存卽在此乃是以友輔欲會友之名雖同而會友之實則與一在天理上打點一在人欲中揣摸一是求放心一是使心放

爲仁固由己而輔仁則不可無良友若燕朋昵友與

之語言則躍情俗氣不知不覺入吾肺腑害仁不

淺

獨居則游思易乘易作易輟群居則交發互礪以引

以翼縱不能晨夕相聚亦須卅一會將彼此切磋

斯聞所未聞訂證綢密斯懈惰不生

會友以收攝身心此學人第一切務前代理學諸儒

莫不立會聯友以資麗澤之益近代先輩則所在

有會每年春秋仲月月凡三舉為大會大會之外

退而又各就近集三五同志每月三六九相與摩

切爲小會總圖打點身心非是求通書氣六十年來斯事寥寥可勝嘆哉

學人不爲身心性命則已如爲身心性命則不可不會友會則不可無會約先儒會約雖多唯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醇正儆切吾有取焉毋一晤對不覺心形俱肅會友者酌奪古人之宜做而行之可也

子路篇

問先之勞之者何曰教化爲政之首務也言教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爲易生養政事之急圖也口督不若身督之得於率作者尤深一二親倡於上民自風動於下視民如子惟恐失教失養自然終始一心何倦之有世非無才敏辣勤於政治之人而簿書之外其於教養多不加意即有加意者或爲名而爲爲利而爲求未將有視民如子之心以故動多具文始勤終怠昔清河太守房景伯力

行教化務以身先有婦人告其子不孝景伯召婦人侍其母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覩已供食母上食親捧處拜毋食畢然後退食未旬日其子悔過求還景伯以爲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不聽凡二十日其子叩頭流血婦人亦涕泣求還然後許之卒以孝聞已而遷吾知襄垣縣躬親講勸專務德化政暇即單騎廵行阡陌督耕課農樹藝桑麻疏渠鑿井纖悉靡忽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若巳產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南布政秩

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使爲政者先之勞之盡若
二公敎化何患不行生養何患不遂哉
問仲弓爲季氏宰季氏僚屬衆多各有所司宰總統
群僚故得以先有司僚屬之中偶有誤失宰得而
寬宥僚屬之中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宰得而
推舉今宰邑者旣無僚屬是無有司可先何從赦
過縱有賢才亦無爲舉之權日邑丞司糧邑尉司
捕邑博司教亦宰之有司也俾各辨所司而責其
成陸象山知荊門軍遇事則延僚佐公議盧巳以

能擇其所長而用之以養其徇公之意能如是是亦先有司也臨下寬簡不苛察是亦赦小過也至於境內賢才果月旦推重衆論僉同如之既審宜先造廬式閭果賢果才小則尊禮以示優異大則申聞當道以備薦剡使賢才不至埋沒宰之職也宰邑者如是則邑治守郡者如是則郡治治天下者亦如是則天下治

鮑叔以廉儉而推舉所知之管仲吳公守河南而推舉所知之賈誼以至徐元直之於諸葛狄仁傑之

於張東之咸舉得其人薦剡有光

人人各有所知人人各舉所知則野無遺賢世臻雍

熙

各舉所知不難各舉所知無所爲而爲爲難否則適

足以開徇私之門而長奔競之風此須嚴立賞罰

之格得人則特加旌異非人則罰治有差其或阿

舉所私或受賍妄舉及知賢蔽賢事發一體連坐

如是則人知所畏不敢妄亦不敢蔽

士君子志業當以振綱常扶名教爲已任達而在上

則表正人倫於上窮而在下則表正人倫於下廣謂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若區區徒稼徒圃而無補於世道人心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親稼圃囂囂自得不願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關懷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從事稼圃此其人爲何如人與其奔走他營何若取給稼圃之爲得耶

伊尹耕於莘野孔明躬耕南陽此未仕而稼圃者也

海剛峯令淳安縣愛民如子視錢如讐攜蒼頭二

人耕田藝蔬一毫無取於民此已仕而祿圖者也
御史陳茂烈告歸養親身自治畦泰然自足此致
仕而祿圖者也并風高千古祿圖何害在遲圖不
可徒祿徒圖在吾人則不可不祿不圖肯祿肯圖
斯安分全節無求於人慎無借口夫子并遲之言
以自誤其生平
誦經讀書見聞淵博而闇於政事短於辭令此章免
腐儒之常猶無足怪惟是藉經書以行私假聖言
以文奸政事明敏辭令泉湧適足以助惡而遂非

其爲害有甚於腐儒乃經學之賊世道之蠹也若此者可勝道哉

公子荆以世家豪胄居室不求華美其居心平淡可知眞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世有甫入仕而宅舍一新宦遊歸而土木未已以視子荆其賢不肖爲何如耶

人於居室足以蔽身足矣乃輪奐其居甲第連雲以鳴得意噫以此爲得意其人可知

人無百年不壞之身世無數百年不壞之屋轉盼盛

空究竟何有昔之亭閣樓臺今爲荒邱磔墟者何
限當其金碧輝煌未嘗不左顧右盼暢然自快而
今竟安在哉千古如斯良足慨矣
古今來徃徃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延世一顯宦致仕
家居大興土木躬自督工椎基砌甓務極其堅一
椎工未力即震呵不已其工且椎且對曰邑中某
宦所修其宅皆小人充役當時只嫌不堅今雖堅
完如故而宅已三易其主雖堅亦徒然耳其宦聞
之心灰意沮遂寢其工

人若見得透形骸尚可以自外況區區形骸以外之物乎若謂貽厥孫謀與其貽之以豐業何如貽之以積善之爲得耶卽以貽業論肅何爲屋不治垣置田不求膏腴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故貽業而見及此始可謂善貽

爲政欲速非善政爲學欲速非善學

王道無近功聖學無捷效

宰一邑與宰天下特患無求治之心耳如果有心求治不妨從容料理鬆輪老人謂不疾不徐之尚着

妙存焉豈惟讀書宜然爲政亦然若求治太急興

利除害爲之不以其漸不是忙中多錯便是操切

僨事自古成大事者眼界自濶規模自別寧教大

成勝不取便目前亦猶學者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欲以一善成名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操存之要也獨居一有不

恭便是心之不存遇事一有不敬便是心之不存

與人一有不忠便是心之不存不論有事無事恒

惴謹無欺斯心無放逸

終日欽凜對越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敢不恭乎
敢不敬乎敢不忠乎否則此心一懈即無以對天
心便非所以尊德性

容貌要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坐如尸立如
齋遇事要如執玉如捧盈無大無小無敢或忽視
聽言動勿其非禮日用之間如此做工夫斯表裏
咸盡動靜合一而心有不存焉者鮮矣

行已有恥則行已不苟立身方有本末

注人有廉恥斯天下有風俗風俗之所以日趨日下

其原起於士人之寡廉鮮恥

有恥則砥德礪行顧惜名節一切非禮非義之事自羞而不爲惟恐有玷乎生平若恥心一失放僻邪侈何所不至居鄉而鄉行有玷居官而官常有虧名節不足人所羞齒雖有他長亦何足贖

論士於今日勿先言才且先言守蓋有恥方有守也

論學於今日不專在窮深極微高談性命只要全其羞惡之良不失此一點恥心耳不失此恥心斯心爲眞心人爲眞人學爲眞學道德經濟咸本於心

一眞自無所不眞猶水有源木有根恥心若失則心非眞心心一不眞則人爲假人學爲假學道德經濟不本於心一假自無所不假猶水無源木無根

此點恥心人人本有與生俱生只因情移境奪遂致失其固有誠昔自反自認日用之間凡一言一動俱從此一點恥心發出則議論文章事業方爲有本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生來剛毅木訥固近仁卽生來不剛不毅不木不訥

而一旦知非自奮矯其所偏能剛能毅能木能訥亦未嘗不近仁故曰學問大益全在變化氣質懦靡變爲剛強巧令變爲朴訥日振日奮愈新愈勵惺惺不昧仁在其中矣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爲有用世治而不能有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爲經濟非其所長已爲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却乃尸位素餐無爲無守可恥孰甚

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既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閭里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由主人昏聵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

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靜存動察念念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并不待禁制而自不萌非苛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倘在

問本體曰為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近溪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遭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

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克伐怨欲於不行吾人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為甚能於怒時遽

忘其怨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怨欲為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即化使心體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為非仁而缺却制之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已自與物無競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淡然無欲

所貴乎士者以其瀟洒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

胸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

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留心自不屑區區競懷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縈念於居處以至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羿奡俱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灰豈惟羿奡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明

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熏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illegible]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即或倖脫人所羞齒回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試自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闇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

日以
為己則術體濟詣兢兢焉惟恐己心未澄己性未明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己以外自不馳騖迫身修德成己立己達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立人達人莫非為己其心在為人則反是不但攻記誦組詞翰是為人即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為人故理學俗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分於一念之微而已

學不着裏易生怨尤着裏則一味正己循理樂天凡

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含學求達學非其學然上達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妄意神化尚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或忽卽事卽理卽粗卽精不離日用常行內會造先天未畫前

公伯寮讒諸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却
不知妨賢嫉能自墮於小人之歸萬世而下子路
不失爲賢人伯寮不失爲小人此所謂小人枉做
了小人也
自古小人疏致君子豈惟伯寮爲然若孔文仲范致
虛之於伊川韓侂胄沈繼祖之於晦翁咸包藏怯
惡組織誣詆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
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

被譏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無則乾坤無正氣宇宙無正人讒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罹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人於一物一衣一器之壞尚縈神圖修乃自己身心反多因循荏苒任其壞而不修重其所輕而輕其

所重是自誤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而言修修非眞修舍此而言學學非正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强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以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衛靈篇

孔子之聖猶戹窮絶糧况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殞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齋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叙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復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饑寒死

不敢易動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已開發使之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始無間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往不貫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則常一常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凝左右逢原須無聰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盡情舍却盡情瞥脫令中心空空洞洞了無一繫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博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甚身者反有以害身多聞多識物而不化養心者反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

妙蓋弃包無遺方有以貫苟所識弗博雖欲貫無由貫劉文靖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却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覺塊然獨處不能不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不待徵諸人要在反諸己自己果言行誠敬到處人自服乎此非可以襲取僞爲必存於心而念念誠敬坐作寢行一啓門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

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步要腳踏實地慎勿憑虛蹈空若低視言行而高談性命便是憑空蹈虛究非實際

許敬菴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留心斯道老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徒虛只論語言忠信行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菴謝易其說以為道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嘆道果不外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己請事斯語足矣

每日之間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施摯

行履無歉神猶欽仰況人乎自然居鄉鄉孚居邦邦孚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呈卷送課以圖知過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為質則利欲之私不敢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也中欵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為而為不愆不忘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而吾

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者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纂其心位而爲主於内耳目手足悉供其役動所云爲惟其所令即有時而所執或義所文成恊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實義主利者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近悦遠孚翕然推爲君子君子乎哉吾不知之矣

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
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
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
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間
不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者以爲制之盡善
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
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擱

問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者識已心悟已性洞見本體烱烱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莊不禮則守之之功未至終屬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身徵諸庶民內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謙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已不可不讓唯自已身心性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當雖師亦不可讓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擔荷世道主持名教夙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自任甘以不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辭所以達意或闡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雕

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華放爲滛辭以誇淵奥滚滚不竭以顯辯博以此達意意可知矣知道者言自簡辭無技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辭苟技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既放矣縱其辭典麗敏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異也聞道之辭簡明莫如周子通書敷陳之辭條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

不事雕飾可爲千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洲四部稿辭非不典贍高古超脩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性靈語即散與村嫗作册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將將得聞已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附逢迎善莫予責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於匪僻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愼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爽虧匡正得力尤在於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禮以謙儀節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咸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愛慕流連即此便是已善或道德邁衆或經濟擅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驕奢佚惰懽晏樂是躭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安鴆毒劇於猛臥又云安於逸樂如蹈水火故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

成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樂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懲忿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腳否則跌腳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界有生之後天以吉凶禍福順逆窮通降鑒提撕天威不違咫尺敢不畏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有不厭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富爵俱尊之

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體是尊罔敢少褻否則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

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撰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

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是知本性本性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困知及民斯為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

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次又次及民下人自爲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惺惺動靜檢點視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

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
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
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能
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
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
悠優林壑以遺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
此爲隱隱可知矣

莘野傅岩磻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咸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既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生沒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時之浮榮易過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訓不忤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既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徵時參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傾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郤之其僕曰君何騃方而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郤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

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淑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如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出習而成況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

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問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書薰陶漸染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先靡他下愚名利是就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之下固無論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弦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若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遲鈍亦是上知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即則明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嫌何縮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磷不緇者楊龜山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與康齋持守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薦而應之朝遣行人聘入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惡入其黨辭官歸早士大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

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亨等被誅凡交與者悉
被重譴獨先生翛然不罹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
愼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
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學也學之如何
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
當夫何蔽若誤以辭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袪蔽
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莫未

鑿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蓋能有此好便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

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不知其於興觀羣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貫穿遺殊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書嘉言善行非不飫聞然不過講習討論作口度

月而已勗何嘗實體諸心躬修密詣以見之行耶毋讀論語至此慚悚踧踖不覺汗下同人嘗譏余習章務以深造默成為吃緊以騰諸口說為至戒慎毋入耳出口如流言滿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即所行已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為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嘗為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為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

之術及登仕版止知競榮固寵患得患失不復問鄙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愼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知眞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貢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執是以又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生眞機透露魚躍鳶飛現在目前學人誠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即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

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
鄒南皐亦云寄語芸窻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
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夢予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
道忘言之實否則終爲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
潸然太息曰與弼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
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
康齋年未弱冠即砥德礪行至是益行成德尊猶

自刻責如此兒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宜見惡於人者何可勝言人即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嘗不自慙自恨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比干剖心忠節嶪烈天地爲昭微子之去逊同後世全身遠禍者所爲而夫子幷許其仁者原其心也以其心乎國非私乎身宗祀爲重迹爲輕也蓋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迪不使紂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即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世若德非微子分爲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亾不

能循節跳身遠去俛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國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紂而遯其所封之國轉遯於野潛跡滅蹤非去紂而入周也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爲微子邪烈之圖戒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邪烈用是鄙其爲人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

子御製迎降之言斯蓋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子必不其然武王尚式商容之閭微子之賢在所素悉夫何致其恇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子之在彼將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何以爲處也且天命既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武王奉天伐紂誅止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既而崇德象賢改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

世牽羊啣璧面縛輿櫬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微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諶之死社稷爲正蓋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烟霞較之萬物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單懷名利奔走世路者則高一而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宜以綱常名教爲已任撥亂返治爲已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同沮溺丈人之偏愼無蹈昧於知止之轍

子張篇

執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孚意契篤則始終如一亂些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地間大補益之事爲天地間有關繫之人若不宏不毅則於道不凝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見其損何足爲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中心不勝慚愧不勝悵恨慚平生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恨平生允屬

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醒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以資生醫以寄生死卜以決嫌疑定猶豫未可目爲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爲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躍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遠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爲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爲乎曰豈可全不爲顧爲須先爲大道大道誠深造

根深未自茂即不茂亦不害其爲大也伊傅周召
何嘗藉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日內足以明心盡性
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
其餘雜種技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
道也皆不足爲爲小則妨大所關非細故爲不可
不愼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內省如某道未盡
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如其所言
斯不安於心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即已

盡己明己立己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懈勉強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心德業上操存合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以爲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則謂之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爲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劄記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誠舍却自己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乎名物訓詁之

末豈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盡古今名物辨盡古今疑誤究于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須日知乎內外本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得矣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來看各人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心存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物宏通而學志在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爲事偏

既浮泛不切思又閒雜憧憧如是則道聽而怠放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子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亦常問亦常思但終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為明道非為存心耳果實實落落省察克治如上蔡之消磨氣習實去其矜乎此處須切己自勘慎勿徒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必改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出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非可也

兩部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僞作君子之小人益若恒不肯檢身及有過又恐壞名以故多方巧飾惟務欺人然人卒不可欺徒自欺耳果何益哉

論人與自處不同觀人當觀其大節大節苟可取小差在所畧自處則大德固不可踰閑小德亦豈可出入一有出入便是心放細行不謹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是自棄也

謹言愼行克勤小物戢兢自持毫無可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安得有出入乎

仕學相資學不失志經綸一登仕途則所學非所用是後世詞章記誦之學非有體有用之學仕不輔之以學簿書期會之外漫無用心是後世富貴利

進之仕非斯世長民之仕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
在後而于還先言仕後言學者良以學人一入仕
多不復學故先言仕以見既仕比之未仕所關尤
重尤不可以不學蓋未仕則耳目心思不雜即有
愆尤易覺易更一行作吏事務糾纏苟警策無聞
未免情移境奪日異而月不同以至銷喪生平者
多矣學則心有所養不至汩沒況天下之事變無
窮一人之知識有限學則耳目日新心思益開合
天下之長以爲己長集天下之善以爲己善往措

精密規模凡俗吏自是不同陶石簣平日設教講學不倦及筮仕赴京或問子今入仕還講學否石簣笑曰在仕途更急要學便用豈可不講焉少墟先生起官願行同志祖之郊外問曰子此行仍講學否先生答云講學如穿衣喫飯然難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喫飯做官不喫飯問者憮然由斯觀之則知已仕者不可離學而未仕者亦不可以不知所以學也

讀曾子上失其道數語不覺太息蓋上平日失養民

之道以致民多儀矣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無理義雜心則犯法罪非勢所必至讞獄而誠得其情正當閉閤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善斷物無遁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

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虛胡宏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時洶洶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之不見容於群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群小方足以見聖賢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烈火猛交有爾金色不淺矣

堯曰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曰終篇葢因夫子居恒祖述二帝執中授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子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誠法其得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治被於世窮而在下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眞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墻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曰中只是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眞實無妄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苦窮則立君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天祿豈有不終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蓋莫不然然則有天下者可不徹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己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責後世若漢文之蠲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遣使賑貸諸州敵兵百姓存問鰥寡孤獨亦庶幾此意

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尚其念諸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眞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則即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禮智一一修之於己

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付之儻來而逆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違則不然便泛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間知所持循最爲契緊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畢視矩矱樂解放而憚檢束非狂即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

可怨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翼嘗揭之楣間出入則檢攝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存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固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辯之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眞僞自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遁情鑑明則貌無遁形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恒炯炯覺體不昧此擬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本苟不昧三者洞然